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问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问题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即针对这个研究领域出现的脱离原典而随意阐释的现象,因此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如何“回到经典”,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含义或可能性,比如回到“经典文本”的研究阐释,在“历史性解读”和“互文阅读”中达到对经典文本内涵的确切理解;回到“经典命题”的研究阐释,在深入开掘中达到对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命题的集中概括;回到“经典思想”的研究阐释,在深度领悟中达到对这种文论特性及文艺思想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研究还涉及不同的阐释维度,如“本体阐释”指向对经典文本及其思想内涵的研究阐释,“还原阐释”要求回到经典文论生成的思想体系和历史语境中去进行研究阐释,“应用阐释”重视将经典文本的思想内涵跟当代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阐释,这些都包含了“回到经典”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论;“回到经典”;经典文本;经典命题;经典思想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5)02-0144-06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前些年曾经有学者提出过“回到马克思”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离开马克思的思想实际随意阐释,主张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身以及所形成的原初语境,才能深入领会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和理论精髓,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深刻理解和切实阐释。^{[1]4-11}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学者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把“回到马克思”的问题引进来探讨,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2]17-25}现在看来,前一时期的相关讨论虽然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目标指向,但总体而言显得比较宽泛,似乎还有必要继续深化。如今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问题,就具有这种继续深化讨论的意义,这里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为什么提出“回到经典”问题

提出“回到经典”问题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研究而言,对于其他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当说也有相应的基本要求。之所以要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来讨论,是因为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为热门学问之后,在这个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脱离原典而随意阐释的现象,由此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对这些方面的现象和问题值得加以反思。

一是过于追求专业化、纯粹化阐释的现象。本来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专门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也不是专业化、纯粹化的文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很多都是在他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中涉及的;他们对一些文艺现象或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和历史语境中进行论述的,总体而言并不具有专业化、专门化文艺理论研究的特点。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门学问,乃至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就难免会从专业化角度去进行研究阐释。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论述,从他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中抽取出来加以集中汇编,形成文艺论著选编或选讲之类著作或教材,为人们进行专业化学术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在这种专业化教学和研究的进程中,不少学习和研究者又往往会习惯于从专业化角度,来学习和理解这些编选而成的理论文本,也更习惯和擅长对这些集中选编出来的文本对象,极力往专业化文艺理论方面进行研究阐释,从而凸显出这门学科的特性和意义价值。这从积极方面来说,是集中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总体面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科地位,也有利于人们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和研究,其专业化、学科化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由此也会带来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过于追求专业化、纯粹化的研究阐释,容易割裂马克思主义文论跟唯物史观思

^{*} 收稿日期:2025-03-01

作者简介:赖大仁(1954—),男,江西吉水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19AZW002)。

想体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容易忽视其深厚的思想理论根基,比如跟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的联系等,导致这种过于专业化和纯粹化的研究阐释显得肤浅化,缺少应有的理论深度和思想力量。

二是过于追求体系化研究阐释的现象。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没有理论体系的问题,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写出像黑格尔、康德等人那样体系化的美学和文论著作,他们的许多文艺论述都是分散在各种理论著作中,显得比较零散没有系统性,跟那些体系化的现代西方文论形态相比,这种零散性的特点显而易见。然而,这对于那些极力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论崇高地位的人来说,显然难以接受这样带有贬损意味的认识评价,于是就想方设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体系化的研究阐释,进而追求建构某种全面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似乎越是体系宏大周全就越是具有经典地位和意义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事实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他们的论述涉及文艺的本质属性、文艺的功能、文艺创作方法、文艺发展规律、文艺批评标准等问题,因此,“凡就有关文艺的主要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独特见解者,皆可谓建立了文艺学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3]70}。也有学者认为,要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可能有些勉强或不太符合事实,但是他们的文艺思想已经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可以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独立的理论探讨,这样“就一定能够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贡献”^{[4]74}。基于这样的认识,后来一些学者为此不懈努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体系建构。比如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著作就是参照现代美学和文论知识体系,相应构建了一个相当宏大而全面的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理论、文艺社会学、文艺经济学、文艺伦理学、文艺心理学等诸多方面,以及文艺本质论、文艺特征论、文艺价值论、文艺起源论、文艺发展论、文艺创作论、文艺批评论等各种专题理论,可谓应有尽有。^{[5]1-4}也许编著者的初衷和愿望,是想要努力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尽可能跟文艺学原理或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关联起来进行阐释,从而起到更加广泛的指导作用。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这种看上去几乎无所不包、极为详尽的文艺理论体系,究竟距离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有多远?它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来面目吗?这种过于追求体系化研究阐释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恰恰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独特性及其理论品格遮蔽或淹没了,将其变成了一种原理性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它本来意义上的思想学说,这样就在无形中消解了它的思想力量和理论意义。

三是过于追求“扩容”以及“泛化”阐释的现象。在前一时期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各种学科门类的理论研究都纷纷解构传统规范或“去中心化”,不断追求各种研究的“越

界”与“扩容”。其中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是如此,文艺理论研究的越界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来就不是专业化和纯粹化的理论形态,而是跟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就更适合做开放性的研究阐释。如果说这种开放性的研究阐释是针对前述过于追求专业化和纯粹化研究阐释的局限性,或者是针对某些过于进行学科化、体系化编排的弊端,应当说进行适当的扩展性探究是具有合理性的,也有一定的纠偏意义。然而实际上,这一波后现代文化思潮所带来的理论研究越界与扩容,并非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引向深化,而是更多走向了“泛化”阐释和随意利用。比如有些人往往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他们的研究阐释中既不用回到经典,也不必依据学理逻辑和遵守学术规范,好像什么样的学科知识或专业学问,都可以跟马克思主义文论挂上钩,随意引用某些相关论述进行引申阐释;或者把某些感兴趣的时髦话题引进来,置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名目之下进行演绎阐释,如此等等。其实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过是假托其名或者贴上标签而已,跟研究对象本身相距甚远。此类鱼目混珠“泛化”阐释带来的问题,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淆,遮蔽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正意义。

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要克服这些弊端也需要有多方面的努力。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回到马克思”,应当说是总体性、原则性的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当然也是如此,而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应当是充分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别的方面可能都无从谈起。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如何“回到经典”

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当然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重要的在于如何“回到经典”,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按照笔者理解,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或者可能性。

第一,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的研究阐释。这应当是“回到经典”最基本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是作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对象的“经典文本”,应当尽可能合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来面貌;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研究阐释,应当尽可能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本实际。从前一个方面而言,如前所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论述比较分散,因而对其加以集中编选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过去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编或选讲之类可能处理得比较简单,往往片段式地把有关论述抽取出来汇编成册而已,这些经典文本选编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存在较大缺陷。如今我们看到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等主持新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选本,在经典文本的选编、注释和导语说明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改进,体现了“回到经典”的不懈努力。再从后一个方面来看,回到经典文本的确切解读和阐释,也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过去有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选读或选讲,以及某些研究性的文本解读与阐释,往往是实用性、随机性和简单化的,并不过多考

虑是否符合这些经典文本的本来意义。如今提出“回到经典”问题,就必然要求认真对待经典文本,重视对文本意义的切实领会和确切解读。有学者在论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问题时说,这种文本的解读应当要求三个回到:一是回到“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从而建构起一种历史性的全新理解视域,在发生学基础上达到对文本意义价值的历史性理解;二是回到“文本的历史性解读”,让经典文本在历史的时空结构和原初语境中呈现出来,以求达到新的理解结果;三是回到经典文本的原初理论语境,将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的深层语境关联起来理解,才能真正领会经典文本中的深刻思想。^[1]也有学者针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领域常见的“孤立阅读”现象,提出应当加强“互文阅读”,不能只是根据抽取出来的某一段论述本身来理解和阐释,而是应当放到生成它的原初文本和知识语境中去读解,既避免误读也能达到深度理解。^[6]笔者十分认同上述“历史性解读”和“互文阅读”的观点,从前者而言,是要求回到每个经典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它所论述问题的具体针对性和思想逻辑,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才谈得上对经典文本的切实理解;从后者来说,可能涉及不同情况,有将抽取出来的文艺论述文本还原到整个文本中去的“互文阅读”,有论述相关文艺问题的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阅读”,或许还有某些文艺论述跟相关哲学、政治经济学问题论述之间的“互文阅读”,如此等等。总之,所谓“回到经典”,首先就要求回到对经典文本的确切解读和研究阐释,这应当说是最基本的前提和出发点。

第二,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命题”的研究阐释。当今学界比较流行所谓“关键词”研究,针对一些关键性概念范畴进行梳理和阐释;也有的注重“问题域”研究,把一些重要问题提炼概括出来形成问题线索展开研究阐释。不过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虽然也可以从“关键词”或“问题域”着眼,但比较而言可能还是从“经典命题”入手更有意义。从西方文论发展史,尤其是现代文论史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性正在于它形成了许多重要理论命题,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经典性的文艺理论命题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所独有和独创的,如文艺意识形态论、艺术掌握世界方式论、艺术生产论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命题,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才有可能形成和提出来的,其独特意义不言而喻。另一种是接续前人的理论命题而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如审美自由与审美解放论、历史悲剧论、现实主义文学论、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等。这些理论命题虽然有前人做过各种论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被重新加以观照与阐释,显示出新的独特意义。以上无论是哪种情况,实际上都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这些理论命题不同程度地阐述了一些基本观点,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文本语境中并没有展开充分论述,这样就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值得后人继续进行深化理解与研究阐释。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还有某些重要命题没有被发掘和概括出来,因此需要

着力进行开掘和研究阐释,但这应当进行充分论证,要有确切的文本论述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来加以支撑,不能只是随意地提出某些理论假设而已。然而目前的现实状况在于,可能有些人认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命题已经有不少研究阐释,似乎显得比较陈旧或者“老化”,现在既然普遍要求理论创新,那就尽可能“越界”或“扩容”去探寻新的话题来扩大研究阐释范围。虽然这样做也是一种理论创新并非没有意义,但从整体而言似乎有些舍本逐末而意义有限。如今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应当包含回到经典命题的意思在内,不过如何避免像过去那样囿于习惯性思维而简单化地理解,力求有更深入和更富有新意的研究阐释,这正是需要进一步深化讨论的问题。

第三,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思想”的研究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命题”体现了这种文论形态的重要元素,那么其“经典思想”则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文论形态的突出特性,蕴含深厚的思想力量。从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形成的普遍认识来看,这些经典性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是历史唯物论的文艺思想。如果说现代西方文论传统是极力把文学艺术从社会文化系统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阐释,建立纯粹化的审美文艺观念和文学研究学科体系(这无疑具有现代学术意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体系中,则是既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同时又始终把文艺现象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系统中,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来认识,阐明文学艺术的审美性与社会性彼此交融的本质特性与艺术规律,以及在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由此还涉及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生产跟社会物质生产发展之间的关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等,体现了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二是意识形态论的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把文学艺术视为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既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艺术审美特点,同时又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性与价值功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从理论上建构了意识形态文艺观念,而且将其运用于观照和阐释评论各种文艺现象,如分析古代神话史诗等经典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历史文化意义,评论当时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创作及其作品的艺术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价值,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独特标志。三是人学以及人民性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承了从古典人文主义到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历来重视文艺反映现实生活和表现人生命运,十分关注文艺作品中的人性描写和典型人物创造,以及在这些文艺现象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文艺思想突出体现了现代人学价值理念与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在此基础上,他们更进一步重视和强调文艺的人民性。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7]195-196}恩格斯说:“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8]590}这样

就把文艺人民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显著标志,在文艺思想史上具有独特意义和深远影响。四是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文艺思想。虽然这种理论概念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所首创,然而从理论观念到文艺批评实践都创造性地推进了创新发展。从历史观点而言,超越了一般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视野等含义,赋予了唯物史观的独特内涵,具有达到历史真实、历史理性和历史深度的更高要求;从美学观点而言,也超越了一般的审美形式和审美特点的含义,赋予了更丰富深厚的艺术审美精神的内涵,具有体现深厚美学精神的更高要求。这对于文艺创作而言,就如恩格斯所要求的那样,应当追求“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8]557-558}这样才会具有深入人心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对于文艺批评而言,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评论那样,以他们所倡导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观照作家创作以及文艺作品描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达到对评论对象的深刻认识与辩证分析,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审美意义。五是实践论的文艺思想。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称为实践美学,在文艺理论方面同样体现了十分突出的实践精神。它不像有些西方美学和文论那样从抽象的哲学理念出发解释文艺现象,寻求阐释文艺的普遍规律和建立无所不包的完整理论体系,而是始终坚持实践本体论,充分重视文艺的实践特性及其价值功能。这具体表现为,从总体上把文艺活动看成人类生命实践活动的特殊形态,是人们的一种审美实践活动,具有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特性,以及促进人的审美自由与审美解放、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功能。由审美实践论延展到社会实践论,那么文艺活动就不仅具有个体审美实践的特性与功能,而且还要介入认识、批判和改变人们的现实关系,从而真正实现人的社会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充分体现文艺的社会实践特性及其价值功能。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都是建立在这种审美实践论与社会实践论统一的基础上,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意义。

总之,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不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或者某种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对象、目标以及方法、途径上面来。如上所述,我们设想可以从回到“经典文本”的读解阐释,进而回到“经典命题”的总体把握,再进而回到“经典思想”的深度理解领悟,由此逐步推进和不断深入,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真正落到实处。

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阐释维度及其意义

从现代阐释学的观念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是一种理论阐释,跟其他各种理论学说的研究阐释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会有不同的研究阐释维度,从而彰显不同的理论意义。现代阐释学大致区分了三种阐释维度,即本体阐释、还原阐释与应用阐释,这些阐释维度既各有相应的阐释目标和意义指向,同时又相互联系,形成彼此呼应、意义互补的有机整体性的阐释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研究

而言,同样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的阐释维度和意义生成,以及彼此之间的整体性阐释关系。在这些阐释维度及其整体性关系中,“回到经典”依然是基本要求和不容忽视的前提性问题,对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体阐释”问题。这里的本体阐释对象不仅仅指经典文本的本体,还应当包括如前所说经典命题、经典思想的本体,由此构成整体性的本体阐释对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无疑是本体阐释的基本依据,由于这些经典文本具有分散性、片段性等特点,因此,这种本体阐释就会有不同于一般文本阐释的特殊要求,即如前所述有必要引入“历史性解读”和“互文阅读”,以求达到对文本思想内涵的完整把握和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细读与阐释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切实把握和揭示蕴含其中的经典命题和经典思想,同样是由于上述经典文本的分散性和片段性等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博大精深,要确切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命题,以及准确阐释其中的经典思想,显然会有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要求。以往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经典命题和经典思想的研究阐释做出了不少努力,形成了许多具有共识性的理论认识,然而从本体阐释的更高要求而言,仍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以及还有可能继续深入发掘和研究阐释的许多方面,需要在“回到经典”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还原阐释”问题。所谓还原阐释,就是要求在本体阐释的基础上,回到经典文论生成的思想体系和历史语境中去进行研究阐释,这本来就是“回到经典”的内在要求。从历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阐释的现象来看,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向度:一种是往专业化文艺理论的方向进行研究阐释,乃至追求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些文艺理论专业人士所擅长做的事情,虽有一定意义但也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另一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进行研究阐释,这样可能更切合“回到经典”的要求。要求还原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这个思想体系中生成的,只是为了学习和研究的需要,才把马克思主义文论抽取出来加以集中编排,与其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如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文艺理论”,因此,在研究阐释的过程中就理应还原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去,这样才能使研究阐释更加切实深入。要求还原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生成的历史语境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其中许多文艺理论命题及其思想观点,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论述的,只有还原到这种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阐释。

例如,学界对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已有不少研究阐释,文学专业人士往往偏重从文学创作论角度理解,只不过在原先艺术创造性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性生产维度的考察而已。后来有学者另辟蹊径,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入手进行研究阐释,认为马克思所论有两种“艺术生产”,一种是指作为精神生产方式的艺术创造活动,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天性

和相对独立的艺术审美规律,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艺术生产,为资本所支配成为商品实现资本增殖而产生扭曲异化。^{[9]144-167}这应当是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和历史语境形成新的研究阐释,具有新的启示意义。在笔者看来似乎还有可能往前推进,因为马克思提出艺术生产命题,是针对史诗等古典艺术形式而言,说明“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0]34}。那么这就涉及艺术生产的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对应关系,艺术生产的历史演变,以及不同的艺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可能还要联系马克思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整个“生产论”思想来深化理解和研究阐释,这些方面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再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学界通常都是依据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和《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等著作中的论述,聚焦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上面进行阐释,此外很少涉及其他方面。这从表面上来看很有道理,因为恩格斯说得很明白,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评价他;对于《济金根》这个历史悲剧作品,也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它。然而问题在于,恩格斯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面对特定的评论对象而言的,如果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是否只讲“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就足够了呢?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否完全否定和排斥道德的、政治的、“人的”观点呢?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神圣家族》中对欧仁·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详细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大量的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批判分析,其中特别是对玛丽花等人物所做的人性分析,这些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要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没有或者排斥道德的、政治的、“人的”观点,恐怕难以说得过去。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跟道德的、政治的、“人的”观点之间是什么关系?应当如何更全面地认识和深入研究阐释?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果再联系后来列宁文学思想以及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以及毛泽东论述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来看,那就更有深化研究阐释的空间。总的来说,我们不能按照以前的思维惯性,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具体论述进行“标签化”处理,而是应当回到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和不同论述的历史语境,从总体性要求来理解,达到更加切实、准确和全面的研究阐释。这当然并不限于以上所述的例子,其他理论命题的研究阐释也理应如此。

再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应用阐释”问题。在现代阐释学的理论观念中,“应用阐释”是与“本体阐释”相对而言的,如果说后者主要强调基于文本含义的本体性研究阐释,那么前者则更为重视将文本中的思想内涵跟社会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看到这种理论在外向性的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作用。

近一时期阐释学界往往偏重强调“本体阐释”而排斥“应用阐释”,这种情况也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阐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区别于其他各种理论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特别重视和强调实践性,包括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性。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501,502}马克思主义当然重视“解释世界”,包括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以求获得“合规律性”的认识,然而他们更加重视通过能动的革命性实践来“改变世界”和推动社会历史进步。这体现在他们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也是如此,无论是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与功能,还是充分肯定现实主义文学对于认识和批判社会现实的特殊作用,无论是对历史上许多文艺现象和经典作品的观照阐释,还是对那些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分析,都无不跟人类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实践相关联。然而,也许是人们在平时时期的安定生活中习以为常,感受不到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风潮,因此就容易把各种学科知识和理论都当成无关痛痒的东西来对待,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主要是作为一种专业知识来学习,或者作为一种专门学问来研究,久而久之就有可能把这种理论原有的鲜明的实践性、思想性、革命性乃至战斗性的精神品格消磨掉了,剩下来的事情,就只是从中学点知识或借此做点学问而已。笔者以为,所谓知识、学问跟真正的“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是“非功能性”的,在一定的知识领域内传播交流,不一定跟社会实践发生关系;而后者则是“功能性”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对社会实践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比较而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文艺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更加突出,更应当受到重视。现在我们提出“回到经典”,理应包括回到经典文论的实践性品格这个重要方面,并且进一步做好这种实践性品格的当代传承。尤其是在当今大力倡导“两个结合”的时代背景下,更有必要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性品格,努力跟当代文艺实践发展联系起来,使之在其中起到应有的思想指导和实践介入作用。

从应用阐释的角度来看,就要求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精神,将如前所说的经典命题、经典思想通过应用阐释得到新的延展性阐发,更加突出这种理论形态的“功能性”作用。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等人关于“新意识形态”文论和“政治批评”等命题的应用性研究阐释,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当然,所谓应用阐释实际上有各种复杂情况,如前所说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命题和经典思想出发,联系当代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或者在跨学科研究中对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阐释,都是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但问题在于不能随心所欲和过度“泛化”,不能只是实用主义地简单利用而成为“强制阐释”。合理的应用阐释应当有“回到经典”的基本要求,即要求尊重经典文本的本来意义,深刻理解

经典文论的思想观点和精神内涵,并且确实契合所要进行应用阐释的对象和问题,真正合乎逻辑地进行研究阐释,这样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回到经典”的要求,无论对于哪种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当都是适用和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1(03).
[2] 孙文宪.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前提[J].华中学术,2012(01).
[3] 李贵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质疑——与刘梦溪同志商榷[J].人文杂志,1980(05).

- [4] 许奕谋.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几个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1).
[5] 陆贵山,周忠厚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 孙文宪.回到马克思: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解读[J].学术月刊,2013(08).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姚文放.两种“艺术生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2020(06).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王洁群

On the Issue of “Returning to the Classics”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AI Da-r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Proposing the issue of “returning to the classics”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has certain practical pertinence, that is, it targets the phenomenon of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 that is divorced from the original work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Therefore,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 the study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an “return to the classics” involves several possible meanings or dimensions. For instance, it may refer to returning to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achieving a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ontent through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textual reading, or returning to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propositions”, aiming at a concentrated generaliza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assertions through in-depth exploration. It may also involve returning to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ideas”, seeking a profound revel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thought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hrough deep comprehension. Moreover, the study of Marxist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involv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ve dimensions, such as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referring to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and their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reductive interpretation”, requiring to go back to the ideological system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for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ed interpreta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link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practice and literary practice for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all of which contain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returning to the classics”.

Keywor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returning to the classics; classic text; classical proposition; classical idea